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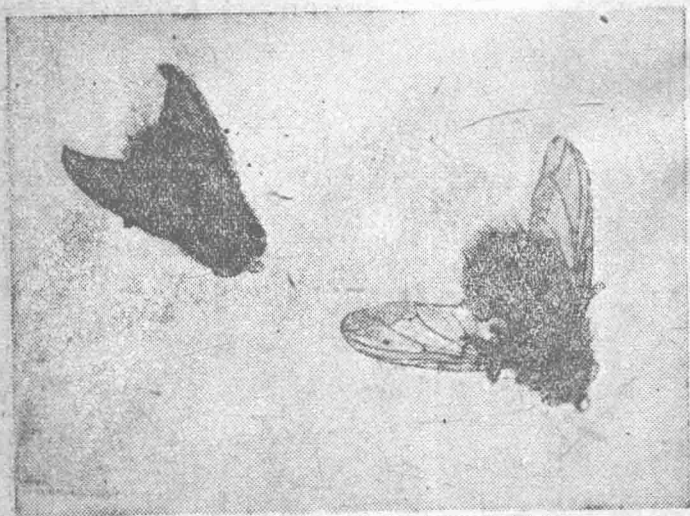
反對細菌戰

武漢工人出版社

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的鐵證



這，是美國侵略者在我們國內境內散佈的一種種毒蟲。
這種蟲名叫毒翅蟲。



這，是美國侵略者在我們國內境內散佈的一種種青黴菌。
這種青黴菌名叫青黴菌。



。蜘蛛——蟲毒菌帶的佈撒內境國我在者略侵國美



。蟬蟻菌帶的佈撒內境國我在者略侵國美

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場上遭到嚴重的失敗以後，最近竟違反人類正義和國際公法，在朝鮮和我國東北及青島地區撒佈帶有病菌的昆蟲和其他毒物，進行細菌戰。這種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是我們偉大的中國人民、朝鮮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所絕對不能容忍的。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粉碎美國侵略者的細菌戰！

一、什麼是「細菌戰」

細菌戰——係指使用細菌彈形式的細菌武器（致病菌、病毒及其毒素），或者通過水撒佈細菌等方法進行戰爭而言。這是一種為國際法所禁止，為一切進步人類所譴責的作戰方式。準備細菌戰，乃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產物。日暮途窮的資本主義的統治者們，在為保持自己權權及瓜分世界的鬥爭中，竟乞靈於大量屠殺人類的駭人聽聞的手段。

一九四六年紐倫堡審訊納粹戰犯時所公布的文件中，就載有希特勒匪徒準備進行細菌戰的材料。據伯力軍事法庭（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審判材料證實，以日皇裕仁為首的日本統治集團，多年來就曾秘密準備着細菌戰。根據裕仁的手令，及日本陸軍省與大本營的命令所專門組成的細菌部隊，曾培養了大量的鼠疫、霍亂、傷寒、炭疽等危險的傳染病的殺人細菌；製作了傳播細菌用的砲彈及設備；訓練了特種作戰部隊，以之大量感染及毀滅居民、水塘、住宅、莊稼及牲畜。

日本侵略者不僅準備，而且在實行他們的侵略計劃時，不止一次地使用過細菌武器：一九三九年，在哈桑湖一帶地區對蒙古人民共和國及蘇聯就曾使用過；一九四〇——四二年在中國寧波等地也曾使用過。這些地方由於日軍撒佈細菌的破壞活動，流行了鼠疫及傷寒。日本侵略者在準備進攻蘇聯時，

就打算廣泛地使用細菌武器，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在蘇聯邊境專門進行了偵察，而且實際上也進行了一些撒佈細菌的破壞活動。

蘇聯法庭審判了十二個曾經製造和使用過細菌武器罪行的日本戰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細菌戰的思想在美國反動集團中間廣爲傳佈，他們妄圖以細菌戰及使用原子彈的情景，來恫嚇各國人民。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茲伯瑞，在一九四九年出了一部關於生物戰問題的書「是和平還是瘟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年代裏，羅茲伯瑞曾參與組成專門的軍事實驗所，製造生物戰武器。羅茲伯瑞聲稱：一九四一年美國在一批極著名的專家參加下，曾在一個特設的野營裏，組織了製造生物武器的工作。一九四九年此項工作是在較製造原子武器更爲機密的環境下，繼續進行的。

美國的報刊大肆宣揚在準備細菌戰方面的「成就」，其中有：發展大宗製造致病菌及其分泌之毒素的方法；把「臘腸桿菌」毒素提煉成純質的結晶體，這種毒素是腐敗食品中毒的病因，而且被認爲是現在人類所知道的一切生物毒素中最猛烈的一種；研究破壞動植物及毀滅收成的化學化合物，這些東西往往能够使土壤、牧場和飼料長期中毒；研究使人類大量感染的細菌的各種傳播方法；研究傳播炭疽的方法；研究引起植物病及毀滅收成的黴菌、細菌、病毒的傳播問題等。這裏面還着重指出，細菌戰方法的研究，可以在研究醫藥用細菌的合法招牌下進行，而且好多彷彿爲工業發酵過程所建立的工廠，也可以用來大量生產致病菌及其毒品。其次還指出一個「優點」，就是聯合國或其它國際組織要管制細菌戰的準備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爲在小小的實驗室裏，就可以製造細菌武器。作爲細菌戰的「優點」，還提出了：進行細菌戰不需花費大量金錢，不需建立如製造原子彈所必需的那樣笨重的大工廠。同時還指出了：如果若干年前細菌戰是以傳播傳染病的形式出現，比如由水來傳播活細菌的話，那麼近年來這種情況已有了基本的改變，就是不用活細菌而改用細菌毒（如「臘腸桿菌」毒

素)。美國報刊上指出，由於生物化學的研究，能以取得這樣一些純質的毒素，它們比植物毒及合成毒強烈得多。

爲防止細菌武器的威脅，必須在衛生及防疫方面準備有效的防禦。這種防禦的可能性非常之大。這裏包括有系統的預防工作，首先是在居民當中實行防疫、衛生及防疫措施。實驗室要及早鑑定微生物及毒物的性質，這個工作是有重大意義的。此外要嚴密地保護水源地；及時地進行飲水消毒；製訂嚴格的飲食制度；保衛及從衛生方面監督罐頭工廠、食品工廠、食堂、商店、市場等地的工作；保持澡塘、洗衣店、理髮館等地工作的清潔；向居民介紹防止傳染病的方法（接種疫苗、戴口罩、設救護所）。

就國際法來說，細菌戰是在禁止之列的。在作戰中禁止使用「毒物」，是亘古以來盡人皆知的。一九〇七年第四次海牙公約（「陸戰法規與慣例」）附款第二十三條所定的禁例，今天無疑地也適用於細菌毒。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日內瓦關於在戰爭中禁止使用窒息瓦斯、毒氣及細菌武器的議定書，完全明白地確定了這一禁例。議定書的簽署國，「考慮到在戰爭中使用窒息瓦斯、毒氣或其它類似的毒氣，及一切類似的液體、物質、過程，已經遭到文明世界輿論的正義斥責……一致承認這一禁例，同意這一禁例適用於作戰中的細菌武器，並議定彼此互守本公約」（蘇聯外交部出版，與外國締結的有效條約、協定及公約彙編，一九三〇年第五版，第三——四頁）。該議定書的時效，是無限期的，並尤可別國隨時參加。當時批准和參加簽訂的有四十個國家：蘇聯、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大不列顛、委內瑞拉、德國、希臘、丹麥、埃及、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愛爾蘭、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中國、里比利亞、盧森堡、墨西哥、荷蘭、挪威、新西蘭、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泰國、土耳其、芬蘭、法國、智利、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阿比西尼亞、南非聯邦、南斯拉夫。蘇聯與其它一些締約國，提出了所謂互惠的保留條件，亦即聲明：本國政

府在對待任何一個敵對國家時，如果它的武裝力量以及它的形式上和事實上的同盟者不再遵守構成本議定書主旨的禁例時，議定書即失其約束力。（同書第四——五頁）簽了字但沒有批准議定書的有美國、巴西、尼加拉瓜、薩爾瓦多、烏拉圭、日本。這些國家，就是這樣有意識地不參加禁止細菌戰的國際行動。

日內瓦議定書，反映着爲文明國家所公認的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蘇聯提交聯合國的一禁止製造與使用具有大規模破壞力的原子及其它武器的國際公約草案」的前文裏，強調指出在戰鬥中使用細菌武器已被禁止這一事實的重要意義。

製造與使用細菌武器——是違反各國人民正義與良知、違背戰爭法規與慣例的滔天罪行。這種罪行，正如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蘇聯政府送交美、英、中三國政府照會文內所強調的，乃是肆無忌憚地破壞舉世公認的國際法規，這早已遭受到各文明國家的譴責。

各國人民聲勢浩大的保衛和平運動，以蘇聯爲首的民主陣營的日益鞏固，——這支雄強的力量，一定能够粉碎侵略者的計劃，及其使用屠殺各國人民的危險手段的惡毒陰謀。

二、侵略者是怎樣準備細菌戰的

美國侵略者這一滅絕人性的罪行，是早在一九四一年底就開始了的。曾經担任過美國陸軍部化學作戰兵團生物作戰委員會主席的墨爾克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經過美國政府的同意，發表了一項很詳細的報告，敘述了美國怎樣在大規模地進行着細菌戰的系統研究。這項研究，美國的細菌戰專家們，是經常用來自行誇耀的。一九四九年夏，美國政府曾經以愛斯基摩人作爲細菌武器的實驗品，在愛斯

基摩人區域引起了腺鼠疫的流行。這些都是人所週知的事實。

要在東方進行細菌戰，美國政府也早有準備，這項準備是在和有過罪惡經驗的日本細菌戰犯們密切合作之下進行着的。一九四六年，麥克阿瑟曾經選派了十八個日本細菌戰犯到美國馬利蘭州、密士失必州、猶太州等細菌戰基地去服務，想利用他們的罪惡經驗。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三日紐約時報報道在日本設立了細菌研究站，麥克阿瑟和他的繼任者李奇微，都積極地鼓勵着日本的細菌研究和生產的繼續。同年十二月五日，電通社仰光消息：有兩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吐露，李奇微已經把他所繫養的日本細菌戰犯前日本陸軍軍醫中將石井四郎，獸醫少將若松次郎和北野政藏，派遣到了朝鮮，進行細菌戰的工作。

細菌戰的目的是要在敵對者的區域裏爆發大規模的疫病，以收到大量屠殺的效果。但要引起大規模的疫病流行，僅僅靠着病菌投擲是不够的，必須要明白知道人的生理條件和生理特點（日本細菌戰犯審判材料第三一四頁），這正是石井四郎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研究時所得到的罪惡經驗，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由前日本關東軍軍醫處長軍醫中將梶塚隆二在伯力法庭上所供認的。因此，美國進行細菌戰之前，和日本的細菌戰犯們合作，對於中朝人民的生理特點和生理條件做了罪惡的研究。

一九五一年三月，當時担任着東京李奇微總部衛生福利處處長的賽姆斯准將，曾率領美海軍第一零九一號細菌登陸艇，所謂腺鼠疫船，到朝鮮元山港秘密登陸，把港口內小島上的中國人俘虜去作鼠疫的實驗品。這是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美國新聞週刊上所發表的消息。根據同年五月十八日美聯社巨濟島電訊，這隻腺鼠疫船其後又到了巨濟島，把朝鮮人民軍被俘人員作為試驗品，每天進行三千次的試驗。

要進行細菌戰是很危險的，細菌沒有意志，可以反擊其使用者。這是一篇文章的標題，見美國堪薩斯州指揮與參謀學校出版的軍事評論月刊一九五零年四月號。美國的細菌戰專家們早就知道這一點。



的，因此要進行細菌戰，便必須使自己的軍隊先有防疫準備，免受危害波及。這層準備，美國政府也做得相當周到。這從美國和李承晚軍隊的俘虜兵的防疫注射證上，可以得到證明。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李軍進行過黃熱病、鼠疫、霍亂等的預防注射。

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病症。鼠疫在朝鮮歷史上也從來沒有發生過。霍亂，在朝鮮北部自一九四七年以來，也已經沒有發生過。在這樣的地區進行這類病症的預防注射，用意所在不是可想而知的嗎？要進行細菌戰，必須還要一種精神上的準備。那就是施行細菌戰者或投擲細菌彈者的滅絕人性了。這種精神上的準備，美國政府做得特別周到。遠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柯里爾」雜誌引用了陸軍部化學作戰兵團部長韋特少將的談話：「我對於談論一種武器的人道或不人道，完全沒有同情」。近來這種「沒有同情」論，更發展而為經濟價值論了。本年正月二十五日陸軍化學兵團研究部長准將克利西在華盛頓發表談話，認為細菌，瓦斯、放射能物質等，是最廉價的武器，它可以毀滅敵人而保留下其財產。

三月五日，在美國軍隊正在中朝兩國進行着細菌戰的期中，美國國防部化學兵團長伯倫少將

在「國會文摘」更發表了典型的談話，重複克利西的經濟價值論，主張無限制地使用細菌武器。而且他坦率地承認，美國軍隊的化學部門在朝鮮，自一九五零年七月四日以來，已經在積極地活動，化學單位在數量上與活動上都在不斷地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伯倫少將談話的發表是三月五日，而艾奇遜的抵賴聲明是三月四日。這可證明，艾奇遜的謊言實在掩蓋不了鐵一般的事實。艾奇遜一面抵賴美國政府的滔天罪行，一面却任意捏造中朝人民缺乏防疫能力，胡說中朝兩國內已經發生了疫病流行，要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去進行所謂調查。艾奇遜大約自以爲很聰明，這樣玩玩魔術，便可以把全世界善良的人民蒙蔽住了。但那是徒勞的。今天的問題，並不是在中朝境內發生了平常的疫病，而是美國侵略者正在中朝境內製造着人爲的大規模疫病。這種罪惡行爲，我們中朝兩國人民正在用大力來抵抗而加以撲滅。如要進行調查，就要調查美國進行細菌戰的罪行，而不是一般的瘟疫的調查。在這一方面，我們應該感謝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所組成的以布蘭德魏納爲首的朝鮮調查團，它已經很嚴正地做了一項對於全人類很有貢獻的工作。這個調查團到朝鮮去，適逢其會美國軍隊正在進行細菌戰，因此他們是現行犯的罪行目擊者。這個國際調查團的成員，都是國際上有名的律師，他們事實上是處在公正的裁判官的地位的。他們一致認爲美國進行細菌戰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他們將有詳細的報告書公佈於世。我們敢於相信，艾奇遜所想使用的障眼法，是絕對不可能蒙蔽住全世界人民的眼睛的。

三、請看侵略者的罪證！

1. 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的調查

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派往朝鮮調查美國侵略者暴行真相的調查團，在獲得侵朝美軍進行細菌戰的確鑿證據後，特於三月十七日十八時十分自平壤致電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電文如下：

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派來調查被指控之罪行的調查團已經完成其在朝鮮的調查工作，現正在準備報告書。然而我們認為有必要急迫地通知您：關於美國軍隊進行細菌戰的控訴，我們特別進行了調查。我們已經得到了證據，並認為證據是確鑿的，即最近幾星期中，在許多地區發現了蒼蠅和其他昆蟲，按其生存的氣候及土壤條件，其結集情況，以及其他因素來看，這些種類的昆蟲在朝鮮是從來沒有的；這些昆蟲是在飛機迴旋這些地區上空以及檢獲容器碎片之後發現的，而這些容器碎片說明上述昆蟲是一堆堆地從空中投下來的。專家們已經發現：這些昆蟲中，有許多染有霍亂、傷寒、鼠疫和他種疾病。在發現這些昆蟲後，幾天之內就發生了霍亂和鼠疫，而這些疫病只發生在投下過這些昆蟲的鄰近地區。我們對於所證實的這些事實非常震驚，但是我們認為這些事實是無可爭辯的。我們將一定的時間內提出我們的全部報告，但是鑒於此事的迫切重要性，我們特通知您這些事實，並冒昧地將此電報通知新聞界。此電副本已分致本協會主席、副主席及總會辦事處。

簽名：布蘭德魏納（奧地利）團長

卡瓦萊里（意大利）副團長



另外，平壤市各界人士在十五日晚舉行盛大的歡迎會，歡迎來朝鮮調查美帝國主義暴行的國際民

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

調查團團長布蘭德魏納說：正當美帝國主義在戰爭中製造最嚴重的罪惡，就是說使用細菌武器的時候，我們來到朝鮮，這對我們的工作有很大意義。文明世界早已嚴格禁止細菌武器和毒氣的使用，因為這是嚴重的犯罪行為。當然，濫炸和平的城市和農村，大量屠殺和平居民也同樣是罪惡。我們保證站在法學家的公正立場，把我們目睹的有關美帝國主義施之於愛好和平的朝鮮人民的暴行的真實材料，做成報告書，向全世界人民公佈，並要求他們採取適當措施。

布蘭德魏納又說：我們訪問朝鮮的另一

狄布里托（巴西）

加斯特爾（英國）

賈斯蓋（法國）

柯柏年（中國）

莫倫斯（比利時）

華西爾考夫斯卡（波蘭）

個目的是要把朝鮮人民的生活情況介紹給西方各國的人民。我們調查團的大部分代表都知道自己回國後將會受到本國政府的壓迫，但是我們回國後一定要把朝鮮的真實情況如實地報告給我們自己國家的人民。我從現在起就已感到幸福，因為我已決定回國後要揭露美帝國主義窮兇極惡的罪行，並介紹朝鮮人民的英勇鬥爭情形。我完全相信勝利一定是屬於英雄的朝鮮人民的。朝鮮人民的鬥爭不僅是為祖國解放而進行的鬥爭，而且是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

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在調查結束之後，已經向全世界人民，公佈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文件，題為「關於美國在朝鮮的罪行的報告」。報告指出：

根據朝鮮人民軍、中國人民志願軍及地方防空部隊的觀察站的報告，在北朝鮮的一百六十九個地區發現了各種不同的昆蟲。在自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到三月十二日之間，在發現昆蟲的地區，由專家進行了檢查，檢查的結果如下：

在許多地方，發現特別種類的蒼蠅、跳蚤、蜘蛛、甲蟲、臭蟲、蟋蟀、蚊子及其他昆蟲，其中有許多是朝鮮從來沒有過的。在不同的地方，昆蟲是在離人烟很遠的地方，在雪上、河水上、草上及石頭間發現的。

這些昆蟲的出現引起了懷疑，因為當時的氣溫是很低的（在一月，最高溫度是正一度，二月是正五度，但這種溫度只存在數小時；平均溫度一般在攝氏零度以下）這通常使昆蟲不能存在，而且所發現的昆蟲往往數量很多，甚至像蒼蠅和蜘蛛之類通常不在一塊的，各種各樣的昆蟲成羣混在一起。專家檢查的結果顯示，大量的昆蟲含有細菌。

在許多地方，並發現這些昆蟲含有卵子。專家們認為，可以假定，這些昆蟲是人工培養出來的。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平安南道平原郡離肅州面村不遠的一個山上，除蒼蠅外，還發現大量的魚。這是一種生存在鹹水與淡水之間的魚。這些魚已經處於半腐狀態，並含有霍亂菌。據推測，這些

魚是誤投到山上去的。

所發現的細菌種類有：霍亂弧菌，鼠疫桿菌，傷寒桿菌，副傷寒桿菌甲與乙，斑疹傷寒病原體，志賀氏族痢疾。檢查結果證實有各種不同的昆蟲被撒佈的當地報告，並證明投下的昆蟲帶有鼠疫、霍亂及其他傳染病。

調查團特別調查了下列情況：

(一)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江原道利川東南的雪地上和石頭間發現活蒼蠅、臭蟲及蜘蛛。雖然這個地方在發現這些毒蟲後馬上加以焚燒，但在直徑六零零到七零零公尺的地面上每一平方公尺中仍可發現二十到三十個標本。

專家的檢驗表明，蒼蠅含有霍亂菌。在離昆蟲發現地點約三、四百公尺的地方，發現與傳單炸彈相似的容器的殘片。這些容器有一種特別裝置，能使容器在落地時馬上張開，這些容器的構造使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它們是用來裝大量昆蟲的。

(二)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八日，平安南道安州郡大尼面發南里，發現蒼蠅、蜘蛛和臭蟲分三堆擠在一平方碼的空地上，每一堆相距約一公尺。一個地方有雪，另外兩個地方沒有雪。這些昆蟲全都是活的。在調查組到達這個地方時，這些昆蟲已在一個面積上散開來，這樣蒼蠅比起朝鮮常見的蒼蠅是奇怪的。這些蒼蠅的翼翅較長，並略微張開，軀幹較大，頭與軀幹比起來比普通的蒼蠅為大。關於蜘蛛，普通的蜘蛛可以分為兩種，大蜘蛛和小蜘蛛，顏色是黑的，發現的這些蜘蛛是中等的，軀幹略呈白色。關於臭蟲，普通的臭蟲軀幹是圓的，略有黃色，而發現的這些臭蟲軀幹是扁平的，色黑。在一年中的這個時候，這個地區從前向來未發現過蒼蠅和蜘蛛。地面的溫度是攝氏零下二十度。

在發現昆蟲的前一天將近午夜時分，在這個地方上空看到有飛機低飛盤旋數次，未投任何炸彈或燃燒彈，也未掃射，專家的檢驗表明，這些昆蟲含有鼠疫菌。二月二十五日，這個村莊中發生了鼠

疫，生病的有五十人，到三月十一日為止，死亡了三十六人（該村人口約六百人）請注意！這個地區以前從未發生過鼠疫。

（三）二月二十二日，在黃海道鳳山郡楚臥面鎮洞發現在直徑約二百公尺的面積上有成堆的蒼蠅在冰雪上，每一平方公尺有蒼蠅五個到十個。它們是在離人烟很遠的曠野中。

在同郡同面的月山，在離最近的房屋七百公尺遠的地方發現了蒼蠅。在這兩個地方，這些蒼蠅都比普通蒼蠅的頭小，翼長，軀幹上的毛較多。到三月十二日為止，在整個道中已證實有三十六個地方發現了蒼蠅、蚊子、蜘蛛及與跳蚤相似的不平常的昆蟲。

（四）自二月二十五日以來，在平安南道价川郡的九個地方發現了蒼蠅及其他昆蟲。其中有一些是在雪上發現的。所發現的昆蟲是以前從來未有過的。

（五）二月二十六日，在同郡的北面，在雪上發現大量蒼蠅和跳蚤，它們後來從南新日（譯音）村傳播到南新義（譯音）村。在兩公里遠的地方，在白雪融化的一小塊濕地上發現包在黃紙中的一堆蒼蠅。

（六）二月二十八日，在平安南道江東郡元灘面松里附近，在PUL KANG江（它是平壤的水源）江岸的冰上發現直徑約三十公分的幾堆像螞蟻似的昆蟲，每一堆相隔約三公尺到五公尺。到第二天，這些昆蟲已經散播在八百公尺的面積上。在發現昆蟲的前一天，有五架美國飛機在這個地方的上空盤旋了半小時，未投炸彈或燃燒彈，也未掃射。專家的檢驗表明，這些昆蟲帶有會造成腸病的細菌。

（七）三月三日，在平安南道順川郡長山面高葉里的一平方碼左右的地方發現樣子特殊的蒼蠅。雖然它們在攝氏零下十度的雪地上，然而它們仍活着。

（八）三月四日，在上述該郡信川面馬洞村，在同樣情況下發現了同樣的蒼蠅。

（九）同日，在安州市附近發現幾羣蚊子，并發現了與上面所說過的相似的同樣是裝在一個容器

裏。

(十)同日，在安州面車廠村也發現了蚊子。

(十一)三月五日在平壤市中區南門里，在街上發現大堆和小堆的蒼蠅，分佈在約一公尺半到五公尺的地面上。第二天，隔壁一條街發生了霍亂。

(十二)三月十一日，在碧潼郡，在離一個俘虜營數公里的地方，發現雪地上有成堆的蒼蠅及其他昆蟲。

應該說明，調查團所證實的這些情況只是真正事實的一小部分，因為調查團不可能視察全部受害的地方。

僅僅這些就表明有大量的帶菌昆蟲被廣泛地撒佈下來。在任何情況下，調查團都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美國飛機在朝鮮上空投擲了含有傳染病細菌的昆蟲，並且引起了在朝鮮從來所沒有過的災害：

第一個患霍亂的人是在二月二十日發現的。這個人是江原道鐵原郡北面區的四十歲的金學文，他在二月二十三日死亡。二月二十五日，同村的三十五歲的金述善也生病。在平安南道肅川面，一個村子裏的兩個人在三月五日出生病，兩人都在第二天死去。三月八日，又有三人生病，其中一人當天死去，另一人在三月九日死去。在平壤市，像上面提到的，兩人在三月六日出生病，另一人在三月八日出生病。其中兩人在三月八日死亡，這個居住區被隔離開來。在黃海道（正如前面所說的，該道的紀錄表已在三十六個地方發現了昆蟲）遂安郡水求面石達里兩人在三月八日出生病，其中一人在三月九日死去。患霍亂病的總數為十三人，其中九人死亡。士兵中沒有患霍亂病者。

第一個患鼠疫的人是在二月二十五日發現的他是安州郡發南里的黃利彩，年二十九歲。他的病勢垂危。二月二十九日，同村的朴善玉（二十六歲）生病了。在這個事件中，確定在二月二十八日發現

含有鼠疫菌的蒼蠅。截至調查團訪問安州時為止，這個村中患鼠疫的人數達五十人，其中有三十六人死亡。

在軍隊中證實有三個患鼠疫的人。

三月四日江原道TAN WAN郡，東河面有一名士兵生病，在三月六日死亡。在平安南道JOND CO郡SHOANGL DOND村，一名士兵在三月七日出生病，第二天死亡。在咸鏡南道高原郡城南里一名士兵在三月十一日出生病，第二天死亡。

患鼠疫人的總數為五十三人，其中三十九人死亡。

在若干情況中，霍亂和鼠疫病發生的地點和時間與發現含有細菌的昆蟲的地點和時間是符合的。根據我們的視察，在撒佈含有細菌的昆蟲之後而未有瘟疫流行這一事實，無疑是由於當局在人民最充分和最密切的合作下採取了縝密和嚴格的防疫措施的原故。

從這裏，從這些無可辯駁的事實裏，再一次地證明：美國侵略者是如何惡毒地在進行着細菌戰爭。

美國強盜們，早就做着這樣一種幻夢：他們會公開鼓吹使用細菌武器是美國征服世界、屠殺人類的「最便宜的」方式。

現在美國侵略者所進行的大規模的細菌戰爭，正是說明強盜們的這種罪惡野心。

2. 「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東北分團的調查

「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東北分團抵達安東後，在安東市各區看到了美帝國主義者撒佈的大量細菌毒蟲。十八日，該分團全體人員在團長陳其璦率領下，在鴨綠江江濱和安東市鎮安區東坎子的後山上，發現了大量的蚊子、蒼蠅、蜘蛛等多種毒蟲。住在東坎子的機關職員單文榮敘述了美國